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十二卷 驟榮華頓忘夙誓 變異類始悔前非

一

人生南北如歧路，世事悠悠等風絮。造化小兒無定據。翻來覆擊，倒橫直豎，眼見都如許。伊周功業何處慕？不學淵明便歸去。坎止流行隨所寓。玉堂金馬，竹籬茅舍，總是無心處。右調《青玉案》

天下最壞心的話，莫若魏武所云：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」兩句。但不知魏武當日果有是言，抑或後人因他一生奸詐，負心篡漢，裝在他名下的？不知魏武欺人孤兒寡婦，奪了漢朝天下，其後司馬氏一樣照他行事，攘其位，奪其國，把一生經營事業悉付他人之手。可見一報還一報，天之報應，是斷乎不爽的。那曉得後世昧心的人，偏把這兩句話，奉為金科玉律。

昔昌黎有言：「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以取下，……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相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……反眼若不相識，落陷阱，不一引手救反擠之，又下石焉。……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」昌黎此言乃有感而發，亦欲喚醒天下後世，教人莫要負心。而聞者徒以為罵世之談，說得痛快而已，全不知警。不知冥冥之中，人的善惡，一一記好在黑面帳簿上。彼既以禽獸相持，轉世即為禽獸。又恐轉世的事人不相信，或未死而先示夢兆，或臨死而自己供招。斯時即萬千懊悔，已自無及。

昔有某甲，少了官項錢糧，追比得要死，向某乙借銀五十兩，立誓道：「這是救命的錢，我若負了，來世變牛相償」某乙見他說話懇切，因不叫寫券，竟以五十金與他。其後屢討不還，反言：「有何憑據，向我曉曉？」某乙歎口氣，只得罷了。後來某甲死了，托夢兒子道：「我因賴了某乙的銀子，今托生他家為牛，應了前誓。頭上有一塊白毛的便是我。直待償清本利方罷，後日尚難免一刀之苦。須念父子之情，還清債項，以脫我罪。」其子醒來，嚇出一身冷汗。明日便走到某乙家，果見一條小牛，頂有白毛，生得不多幾日。那牛見了此子，便走到跟前，搖頭擺尾，似有依依不捨光景。其子慘然下淚。旁人爭問其故。其子只得直告所以，忙即歸家，湊足五十兩銀子，交還某乙，領了歸去。此牛老死。其子掘土葬埋，免了剝皮剔骨，碎割凌遲之慘。至今相傳「老牛墳」，人人曉得的。

今日在下為何說起？只因又有一事，報應更多曲折，敷演出來，以為忘恩負義者戒。你道其事出在何處？

話說前朝姑蘇地方，有一舊家世裔，姓陳，名存厚。家道頗豐，年交五十，尚無兒子，單生一個女兒，名喚秀英。自小聰明，相貌端好，父母愛如珍寶。到七八歲上，請了先生教他唸書寫字，便也過目成誦。間壁有一薛姓，與陳氏本有薄親，亦單生一女，名喚蘭芬。家道寒苦，因將女兒附在陳家讀書。兩個女徒年紀相仿，朝夕作伴，極說得來。始初蘭芬到家裡去吃飯，後來秀英留在一處飲食，就不放回去了。同學三年，女兒家心性聰明，都會吟詩作賦。又請了一個教針指的女先生，同學女工，情更相得，就在房內焚香設誓，拜為姊妹。蘭芬長一年為姊，秀英為妹。兩家父母曉得，亦皆歡喜。兩人遂無分爾我，寸步不離。秀英的衣服，常常讓與蘭芬穿著。

後來秀英對了一頭親事，那人姓林，名良夫。只有老母在堂，家中甚是過得。蘭芬亦受了胡君寵的聘，胡生卻是窮儒，父母俱無。林、胡兩家，雖則一富一貧，卻是同窗，又同歲進學，常相往來。兩人又曉得妻子結拜過姊妹的，將來是結義連襟，愈加親熱。君寵窮窘時，良夫常常周濟他。

再說陳家一日來了一個算命先生，叫做張鐵口。秀英姊妹叫他推算，鐵口先算了秀英的八字，判道：「這命先凶後吉，二十二歲起，至三十八歲，運極不好，主室家多難，啾唧不寧，交到四十以後，漸漸發跡，將來福祿綿長，直要做到一品太夫人。」又排蘭芬的八字，說道：「此命前段好，交到三十四歲就要做四品夫人；但到四十歲外，一步不好一步，有家破人亡之兆」算罷，送了命金，起身去了。秀英笑對蘭芬道：「你是即選夫人。」蘭芬亦笑對秀英道：「你是候補一品太夫人了。」大家取笑一番，也不把算命的話作準。

其時，秀英年交十八，林家擇吉迎娶。臨嫁時，兩個義姊妹抱頭大哭道：「以後日子不能常相聚了」蘭芬又見秀英嫁與富室，自己夫家貧不能娶，益發歎羨秀英有福。

那良夫娶了秀英過門，夫婦如膠似漆，十分恩愛。秀英說起：「有一結拜姊妹，對了胡秀才，聞說也是你的好友，為何還不迎娶？」良夫道：「他曾同我說起，必得百金，方能辦得此事。一時湊不起，所以擔擱。」秀英便對丈夫道：「完人婚姻，最是好事，何不助他百金，使吾姊妹早偕伉儷，免使我掛肚牽腸？」從來枕頭邊的號令，丈夫莫不欽遵的，況在年少新婚，尤其是百依百順。

明日，良夫尋著君寵，勸他完姻，說道：「兄若不足，小弟可以周全得來的。」袖中取出白銀百兩相贈。君寵見了銀子，作揖致謝道：「承兄厚情，何以為報？」良夫道：「朋友有通財之義，何消謝得？」君寵得了這宗銀子，便擇日行聘，檢定仲冬吉期迎娶。秀英又私下遣人贈了蘭芬好些東西。成婚之後，男親女愛，自不必說了。後來曉得成婚之費，皆是秀英攬掇夫主幫助的，夫妻兩個十分感激秀英。到了新年，良夫先來賀節，請見新嫂；蘭芬便走出相見，叫聲「妹夫」。君寵走到林家賀節，請見秀英；秀英亦出見君寵，叫聲「姊丈」。從此通家往來，竟如嫡親的一般。

秀英結搗三載，正在夫唱婦隨時候，忽然丈夫生起病來，服藥無效，日重一日。斯時，婆媳兩人驚慌無主。存厚夫妻知女婿病重，俱來看視。蘭芬曉得了，亦叫丈夫時來問候。那知求醫問卜，究歸無濟，延了數日，竟一命嗚呼了合家大哭，算計措辦喪事。秀英見丈夫身喪，呼天搶地，只求同死，不願獨生。哭了三日，水米不沾，一絲兩氣，奄奄待盡。斯時，急壞了林母，請他父母來勸，亦是不依。左思右想：「除非他結義的姊妹蘭芬到來，庶能勸解。」遂喚轎子去接。

蘭芬慌忙就到，走進房來，只見秀英睡在牀上，頭蓬發亂，眼腫唇焦，哭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蘭芬坐在牀沿上，執著手道：「賢妹，你不是死的話，將來千斤擔子都在你身上。我聞得你已經有孕，留得命在，倘謝天生個兒子，好與妹夫傳宗接代。若徒然哭死無益，絕了丈夫宗嗣，反是大罪人了。」秀英見蘭芬說得有理，微微點了點頭。蘭芬便道：「你三日不食，不要餓壞了。叫快拿粥來，我陪你吃。」須臾，粥已端至。秀英見勸不過，坐起來陪蘭芬吃了半碗。又哭起來。蘭芬道：「你不要哭了。我與你離多會少，今日到此，怕你苦壞身子，特來與你解解悶。你聽我的話，我住在此陪你幾日回去。」秀英道：「多謝姊姊忠言相勸，我聽你話便了。」婆婆見媳婦吃了粥，略略寬心。合家都道：「虧得蘭芬小姐勸住了哭。」夜間，姊妹同牀聚話，便不見寂寞。果然秀英漸進飲食，強起步履。到悲哀時節，蘭芬又將幾句話說講。

半月後，胡家來接，蘭芬便要回去。秀英又哭起來。蘭芬道：「我有一句衷腸話，未識賢妹意下如何？」秀英道：「姊姊有話，但說不妨。」蘭芬悄悄說道：「我與你俱懷身孕，今日說定，將來你若生男，我若生女，便把我女做你媳婦；你若生女，我若生男，便把我兒做你女婿。若並生男，叫他結為兄弟；若並生女，叫他結為姊妹。你道好也不好？」秀英聽了甚喜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去與婆婆說了，今日割衿為定。」忙去稟知婆婆。林母亦道甚好。當日，大家割了衣衿，寫了盟誓之言，彼此收好。還要留他再住幾日，因他是少年夫妻，不好強留，只得備禮送歸。

秀英守著丈夫靈柩，終日戚戚，因要保護胎氣，不敢十分啼哭。到了十月滿足，果然生下一子，合家大喜，取名「金哥」。存厚夫婦也喜添了外孫，女婿有後，買禮來看，安慰了女兒一番。秀英生兒子後，只望蘭芬生個女兒，好做媳婦。不上數日，蘭芬果生一女，取名「娟娟」。遂了秀英心願，便暗暗送過十兩銀子，叫他調養。要曉得林母年紀已老，家事久付兒子，兒子死了，銀錢出入全憑媳婦掌管，所以每事秀英作主。秀英認定蘭芬的女兒是他媳婦，愈加親熱，送錢送米，四時不斷。

來年，金哥週歲，請君寵夫婦來吃週歲酒，蘭芬即帶娟娟同來。相見後，一個抱著女道：「叫我聲婆婆。」一個抱著兒道：「叫我聲丈母。」看了果然天生一對。金哥戴一頂珠帽子，秀英道：「如何妻子帽上沒有？」取出幾粒珠子與他釘在帽上。蘭芬道：「你與媳婦的，我倒不好推卻。」說說笑笑，歡喜不了。外邊親朋飲酒，到晚方散。

其年秋試，君寵中了舉人，蘭芬的快活不必說了。秀英聞報，亦一悲一喜：喜的是姊夫親家得中，兒子有了靠托；悲的是丈夫若在，亦可望中，如今只望著兒子有好日做太夫人了。

君寵中後，料理報錄人等一應費用及進京會試盤費，免不得又要秀英贊助的了。會試回來，雖然不中，然中了舉人，究比做窮秀才時氣象不同，只在秀英面上，事事要好。秀英甚是感激。看官，要知陳氏世代單傳，親族絕少，故秀英與君寵夫妻竟為長城之靠了。

光陰易過，條又三載。其時，金哥年交四歲。一日蘭芬到來，見了林老院君，說了些寒溫的話，挽著秀英手，走到房中坐下，說道：「我有一事，要與妹妹商量，你姊夫還要自來拜懇。」秀英問道：「有話請說。」蘭芬道：「今年你姊夫又要進京會試，思想圖一官做，好報你恩德。但如今世界以錢為尚，必要用錢打點，方得到手，故托我來說，欲與吾妹處挪借二千金，日後俛得官，本利奉還，決不有負。」

話才未完，外邊人來報導：「胡大爺在外。」秀英吩咐：「請書房裡坐。」便同蘭芬走出相見。君寵才揖下去。秀英在旁還禮，就請君寵上坐，自己與蘭芬坐在下面相陪。秀英就問：「姊夫上京，榮行何日？」君寵道：「只在數日內起身。正有一事托內人到來奉懇，未識肯周全否？如蒙許諾，寫得借券在此。」忙向袖中取出，付與妻子交代秀英。秀英道：「這個倒也不必。但家中並無現銀，只有黃金一百兩，是先夫遺下之物，從來不用的。今姊夫為著功名要用，願以奉借。只要得官後賜還，勿負我孤兒寡婦便好。至於借券，倒覺客套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借券揣在蘭芬袖中。君寵道：「既然不要借券，我便對天立誓，何如？」就起身走下階去。秀英口中連稱「不必」，又不好把他扯住。只見君寵走到庭中，對天深深一揖，發誓道：「我胡君寵若負此項恩錢義債，來世合家變狗，永無人身。」秀英道：「姊夫太言重了。」心上倒覺過意不去。即便走至房中，取出黃金百兩，放在桌上，請他收去。君寵欣然領受，千恩萬謝而去。蘭芬亦道：「賢妹放心，他曾說過：若做了官，等待金哥大了，接去任上做親，不要費你半點心力。」又道：「我尚不能在此擔擱，待他起身後再來陪你。」秀英道：「既如此，有了上京日子，我叫孩兒來送。」蘭芬道：「孩兒年紀小，不必了。」遂訂後會而別。未識君寵得官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二

財上分明大丈夫，忘人恩義最為愚。

莫言頭上天難問，報應能差銖釐無？

話說君寵第二次進京，又不登第，就了知縣班，幸虧借得百兩黃金，換了銀子，打點部內，謀一好缺，果然選了山東曹縣知縣。因到家路遠，隨即赴任。赴任後，就遣衙役賚了書信盤纏，迎接家替。

蘭芬見丈夫做了官，門牆頓時熱鬧，好不得意。夫妻相別已久，巴不得一步跨到任所。檢定起行吉日，就來辭別秀英。秀英見他來別，心中好生難捨，連忙備酒飯餞行，又送了好些路菜。臨起身時，秀英帶了金哥親到船上相送，向蘭芬道：「今日一別，不知何年再聚？日後金哥大了，到任就婚，你須要格外照應他才好。」說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蘭芬替他拭淚，道：「後會有期，賢妹不必過悲。金哥若來，就如我的兒子一樣，教他早早成婚便了。」秀英又叫金哥拜了四拜。蘭芬亦叫娟娟跪拜，辭了秀英。秀英又叮囑伺候的人道：「小姐年紀小，路上不要驚嚇他。」說罷，別了蘭芬，一面上轎歸家，一面放炮開船。正是聚散無常，悲歡各別。

今日按下蘭芬一邊。單講秀英年交二十四歲，果然惡運相逢，一日不好一日。家中不是生災作難，定是口舌賠錢。不上一年，婆婆又生起病來，求禱醫藥，又不知花費了多少銀兩，不上半年，遂不起了。秀英雖有才情，畢竟是女流之輩，那裡當得起？到經營喪葬，已不免挪移借貸了。金哥又要上學唸書，請了一位高秀才在家教他。金哥質地聰明，讀了三年書，五經都熟，十一歲開筆，文理就好，先生甚是愛他，每日盡心教導。然家業日消，漸漸撐持不定。

要曉得秀英母家夫家向來富厚，手中是用慣的，又心腸最慈，常肯周人之急，雖到不足之時，尚爾有求必應，原是一品太夫人的度量。只是坐吃山空，始初變賣田產，田產愈少，用度愈窘，先生也請不起了。幸得高秀才那年就了程翰林的館，與金哥家相去不遠，就附去讀書。那程翰林是一個識得人才的，見了金哥才貌，記其日後必發，有一女兒，叫做素娥，意欲招他為婿，打聽他日定親事，只索罷了。

其年金哥年二十七歲，大房子已賣去，住在側首小屋裡。一日，秀英對兒子道：「現在家業已耗，全無活計，只有當初你丈人出門時，曾借我黃金百兩。你丈母又面許十年後接你去成婚，今日十載有餘，杳無音信，聞說你丈人已升濟南府知府。如今家裡坐守不過，我欲送你前去，一則做親，二則望他歸還金子，料他決無推托。趁此時房價未曾用完，好盤纏到山東去，那邊必然收留。你可即寄一信歸，使我放心。」

金哥領諾，走去稟知先生。先生道：「胡君寵做秀才時，全虧你家周濟，那個不曉？但人情難測，近來往往有得人好處，做了官就不認得的，至親骨肉，視同陌路。你去須要鑒貌辨色，待你好，住他衙內讀書，若待你冷淡，你早早回家，用功上去，自有發達日子。又往來盤費，寧可帶足。」這先生所說，卻是看破世情的言語。金哥回去，又對母親說了。秀英道：「先生叮囑你，也是好話。但我待他夫婦不薄，況曾立下誓來，豈有冷淡你的道理？」

擇一長行好日，金哥便去別了外公外婆，又辭別了先生。臨行時，秀英千叮萬囑，叫他路上保重。又囑咐跟去的老家人，叫他小心服侍。金哥拜了母親四拜，含淚而別。

再說胡君寵做官以後，善會逢迎上司，奔走要路，不十年間，便升到四品黃堂。蘭芬又生一子，二有十歲。夫妻兩人正在得意頭上，把家鄉舊日親友，都丟在腦背後去了。適有一本地人經過，說起林家房產變賣，家業雕零。君寵曉得，便與妻子商議道：

「如今林家已弄得十分窮苦，叫我女兒嫁去如何過日子？前日有同寮要把他兒子與我為婿，現任公子，富貴無比。我國礙著林家面上，不好便允，須要回絕那邊，把女兒另嫁才好。」若使芬蘭是意思的，聽了丈夫此言，便應勸道：「一絲為定，終身不改，婚事如何賴得？況當時他家施恩於我，我如今也該報答他。」只兩三句有天理的話，丈夫也就罷了。偏是他聽見女婿窮苦，先變了心，順著丈夫的意思道：「回絕他也不難，只說女兒五歲上已經亡過，怕他再來要人麼？」君寵拍手道：「好計好計正是有智婦人，賽過讀書男子了」

夫妻算計已定，正要寫封書去把女兒死的話通知，以便回絕這頭親事，不期一日君寵夫婦才起，門上呈進一貼，稟道：「家鄉一位姓林的相公，說道是老爺的姑爺，特來求見。」君寵接過貼來一看，是子婿名貼，對妻子道：「想是這個窮鬼到來了，如何發付他？」蘭芬道：「見時只說女兒亡過，使他割斷這條心腸。如要見我，只說我有病在身，不能相見。」君寵點點頭，又不即接見。

金哥見投貼進去，杳無動靜，只得呆呆的等著。停了一會，叫聲「傳請」，然後走進宅門，又不見君寵來接。門上引他到一間書廳內坐下，跟去的老家人站立一邊。靜候一個時辰，有人報導：「老爺出來了。」金哥起身，重整衣冠，鵠立廊下。只見君寵慢慢的踱將進來，金哥忙趨上前，作揖下拜。君寵略略回禮，道聲：「請坐。」那老家人亦走一步，叩頭道：「老爺可還認得老奴了？」君寵道：「你面貌到還如舊。」

坐定後，說了幾句寒溫話。金哥道：「家母想念岳母，教小婿當面叩安，欲請一見。」君寵道：「內人臥病未癒，不能接見，免見了罷。」金哥便向袖中取出一書，道：「這是家母寄與岳母的，教煩送進。」君寵接了，蹙著眉道：「老姪，你不要呼我岳父了。我女兒五歲上邊已經身故，聽你叫，使我心酸。」金哥聽見妻子已死，呆了半晌。君寵假意咨嗟，吩咐備飯。停了一會，家人報：「午飯已備。」就叫擺上來，家人擺上桌子，便請對坐。金哥把椅拖斜了坐，君寵也不來安坐。斟酒過來，金哥推不能飲，也不叫再斟，就請用飯。菜餚雖有七八色，也極草草。用過飯，並不叫人搬進行李，金哥見他呆著臉，絕無一點慇懃之意，便起身告退。君寵也無一言挽留，送到宅門口，便道：「少送了。」轉身一直進去。

金哥憤憤歸寓，想道：「高先生所說，果然不差只索歸去罷。」老家人道：「他小姐死了，姻事即不成，難道借的金子不要還的？明日向他說起，看他若何。」金哥明日用過早飯，到了宅門，一直進去。門上不好攔阻，只得報知家主。君寵亦料他要來，不如早早打發他動身，走出相見。金哥也不叫岳父了，改口叫：「母姨夫，外甥今日就要回去，特來奉辭。」君寵見他就要回去，不覺笑嘻嘻道：「想是記念令堂就要去了？」金哥道：「正是。但有一言奉稟：外甥起身時，家母曾說有黃金百兩在母姨夫處，今我母子窮乏，望乞賜還。」君寵勃然變色道：「可有據麼？」金哥道：「據卻沒有，只是家母當年親手交代的。」君寵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年小不知世事，自古說，官憑印信，私憑筆據。既沒有據，那有這種金子？如何向我索取？」金哥道：「有金無金，亦甚平常。既說沒有，我就回去便了。」君寵聽見不要金子，就放下臉道：「別事休提既承遠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叫家人裡邊封出二十兩銀子，道：「些些薄禮，權為路費。」金哥大笑道：「我看百兩金子輕如鴻毛，此物何勞見賜？」眼也不看，道聲「去了」，轉身就走。君寵大怒道：「這等不中抬舉的小子，由他去罷」要曉得人的志氣，從小就看得出的。金哥他日位登極品，豈肯受人怠慢，要這幾兩銀子的？此是後話。

單說娟娟小姐出門時雖只四歲，已曉得秀英待他好處，將來是我婆婆，見父母平日絕不提，深怪父母薄情。今聞丈夫到來，只道留進署中，豈料嫌他貧乏，詐言女死，回絕了他，心中好不氣悶，坐在房中，暗暗的流淚不止。蘭芬亦覺著他不樂意思，自想道：「此事由我主張，另對了親，怕他不依麼？」

一日，娟娟曉得爹娘要招一同寮之子為婿，愈想愈恨，自付道：「今日也顧不得羞了」走向堂中，對著父母道：「請教爹娘，你有幾個女兒？女兒有幾個身子？如何對了一家親，又對一家親？」君寵道：「嫁一現任公子不好，難道倒是嫁一窮人的好？」娟娟道：「貧富由命。自古烈女不更二夫爹是堂堂知府，怎麼倒教女兒做起傷風敗俗的事來」君寵大怒道：「胡說從來女子在家從父，你倒老著臉要作什麼？」娟娟便大哭起來。蘭芬道：「父母一心為你，如何反來抵觸父親？諸事不要你管，進房去罷。」

娟娟含淚歸房，見父母不肯回意，暗想：「除非一死，倒得乾淨。」夜膳也不吃，打發兩個丫鬟先睡。坐到半夜，丫鬟們都鼾睡熟，立起身來，擗個杌子墊腳，解下一條汗巾，搭在梁上，做個圈兒，將頭套入，兩腳登空，一身高掛。幸虧命不該絕，剛上得弔，有一小丫鬟腹痛起來，下牀解手，卻因性急要睡，忘記端了淨桶，一時摸不著，那肚中又十分緊急，見內房有火，精赤條條跑去取火相照。只見小姐弔在牀前，嚇得大小便齊流，高聲喊道：「小姐弔死了」大丫鬟聽見，褲也穿不及，走來抱住，極聲發喊。

蘭芬住在對面房內，夢中驚醒，便叫丈夫道：「女兒不知做出甚麼事來了，快快過去」披了衣服，走到門口，門又堅閉。裡邊一個大丫鬟抱住了小姐身子喊叫，一個撒糞的小丫鬟跌了身臭糞，索落落亂抖，那個來開門？君寵只得撬開門，走進去，看見女兒弔著，連忙解下，摸他身上還熱。合家婦女都趕攏來，有的落掉鞋子，伸手去拾，摸了一手屎糞，便道：「只怕沒救了小姐的屎糞都出來了」那知是小丫鬟嚇出來的。一時手忙腳亂，接氣的接氣，灌湯的灌湯，娟娟漸漸甦醒，嗚嗚而哭。蘭芬安慰女兒一番，悄悄對丈夫道：「女兒如此執性，須緩緩勸他，急則有變。」君寵遂把對親的事擱過一邊了。但未識金哥憤怒回去，日後與娟娟還有團圓之日否，試聽下回分解。

三

人生貴賤何能定？堪笑癡人作事乖。

到得榮華消歇後，管教沒興一齊來。

再表金哥憤怒回去，路上盤纏不敷，免不得典賣衣服。曉行夜宿，回到家中，見了母親，抱住大哭。秀英問他長短，但道：「豈有此理」倒是老家人在旁，將君寵相待情形一一細述。氣得秀英手足麻木，坐在椅上，如癱化一般，罵一聲：「負心禽獸就是女兒死了，從前待你的好處還該記得，怎麼把我兒子這般冷落？這口氣，死也不饒他的」金哥又怕母親氣壞，解勸道：「娘休要與他一般見識，持孩兒有一好日，少不得羞也羞死他這相小人，以後也不必提起了，娘也不要放在心上。」秀英聽了兒子言語，氣遂平了一半。

從此金哥專務讀書，以圖上進。眾人曉得此事的，都抱不平。幸虧其年考試，金哥考名文貴，便進了學。秀英心上稍寬。

一日，高先生到門，請秀英出見。說道：「敝東程老先生久愛令郎才學，有女素娥小姐，欲配令郎，曉得已對胡氏，故不提。今聞胡女已死，正好成此良緣。」秀英道：「只怕攀高不起。若程翰林有心俯就，這是愚母子千萬之幸了。」隨叫金哥作揖致謝。

先生去後，明日就請過父親陳老者，領了外孫到先生家求媒，遂定了親。程翰林一些聘禮不要，便於來春入贅。滿月回門，妝奩之外，又以千金相贈，教他贖回舊房居住。斯時，秀英年交四十，媳婦進門，既有厚奩，又權賢淑，萬分歡喜。正所謂：「運退遭人棄，時來得意多。」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胡君寵正在宦途得意之時，卻問枉了一件人命事，被上司參劾，革職治罪，即日就要收禁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本是外強中乾的人，被這一急，頓時痰湧而死。

從來說：「樹倒猢猻散」。官府死了，侍從人役走得罄盡，弄得孤兒寡婦，門冷如冰。蘭芬悲悲切切，想及熱鬧時節，越思念丈夫起來。一夜朦朧睡去，只見一青衣人走來，問道：「你要見丈夫麼？我領你去見他。」蘭芬巴不得要見丈夫，跟著就走。走到一所大宅門口，其門尚閉，旁有一竇。那人道：「你要見丈夫，從此進去。」不覺自己立腳不住，兩手撐地帖入竇中。走過前廳，直至內堂，堂上坐著一位女子，仔細認去，卻認得是秀英模樣。自覺羞慚，又被秀英看見，不及躲避。欲要行禮，手又伏地，不能起立，只得爬向膝前，搖尾而言：「向承周濟，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，臥病在牀，不能接見，非過慢也。承借金子，將來必當補報。」只見秀英大喝道：「畜生討死呢只管搖尾甚麼？」走過一個丫鬟，將一根短棒，照他背上打來，打得疼痛異常，又將他一腳踢開。不敢違抗，俯首而行。不覺到廚房下，見一管家婆烹調蔬菜，桌上擺碗肉羹，馨香透鼻，甚想要吃，乃在養娘身邊，左右跳躍，蹲足叩首，欲求一塊餘肉充口。被他喝道：「畜生討死了」拿起一柄火叉，當頭打來。連忙逃走，奔入後園，看見丈夫、兒子都聚在一處，細認之，卻是犬形，回顧自己，亦已變犬，乃大駭，不覺垂淚問丈夫道：「何以至此？」其夫哭道：「你不記得陳家書房內借金子時立誓麼？負他不還，來生做大相報。冥中最重誓言，今負了秀英之恩，受此業報，悔已無及」兒子又哀哀哭道：「今日之苦，都是爹娘負心害我的，」心中益發不忍。但腹中餓甚，覓食要緊。於是夫妻、父子同至園中，繞魚池而走，見有人糞，明知齷齪，因餓極，姑嗅之，氣息亦不甚惡。見丈夫、兒子攢聚先啖，咀嚼有味，不覺口內流涎，試將舌舔，味覺甘美，但恨其少。見有童兒池邊出恭，所遺是乾糞，以口咬之，誤墮水中，意甚可惜。忽聞庖人傳主人之命，於諸犬中選一肥壯者，殺以烹食，縛其兒子而去。兒子哀叫甚慘。猛然驚醒，汗流浹背，乃是一夢，身子卻在牀上。

天色將明，細想夢中之事，癡呆了半晌，但想：「丈夫已死，兒子尚在，難道就要去變狗？」忽見一丫鬟慌慌忙忙走到牀前，

道：「奶奶，快起來，書童方才來報，公子昨夜昏迷不醒，滿口鬼話，不知何故，快去看看」蘭芬驚起，走到兒子臥所。只見兒子倒插雙睛，直視其母道：「蘭芬妻子，你可曉得？冥王以我家負了陳氏之恩，有合家變狗之誓，明日即同兒子往陳家投於狗胎，一黑毛的是我，一白毛的是兒子。你因陽壽未終，當於三年後托生陳家做狗，以踐前誓。」娟娟亦在牀前，知是父親附魂說話，痛哭不已。病者又道：「唯你守志不變，與金哥尚有夫妻緣分，得免此難。」蘭芬見言與夢合，唬得毛骨悚然，方欲再問，已作犬吠而死。合家大哭，教人營辦後事。

自此，蘭芬深悔前非，打算歸去償還金子，把女兒送去成親，遂叫船扶柩還鄉。又想：「秀英正在困苦，還金送女，定然歡喜，可釋前恨。」那知一到家中，打聽金哥已娶了程宦之女，家道復興，因向娟娟道：「我欲嫁你過去，如今他已有妻子，這便如何？」娟娟含淚道：「他家道我已死，自然另娶。但我去為婢為妾，也說不得，省得轉世為狗」蘭芬聽了，又如心上冷水一澆，便道：「罷，罷，罷丑媳婦免不得見公婆，及早登門請罪罷了」正是：

縱教搵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其時，正值秋試，金哥已中了鄉榜。不特秀英婆媳快樂，即程翰林亦喜得佳婿。

先是前一月，秀英夢見胡君寵父子到來，伏地謝罪道：「我因負恩托生宅上，只求收留我女，須念他以死守節。」說罷，忽變為狗，鑽入灶下。醒來天色已明，忽聞丫鬟們說：「昨夜灶前生下兩隻小狗。」甚以為怪。想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胡君寵定然死了。」起來述與兒子、媳婦知道，各皆歎異。及後有人來說：「胡君寵罷官後，父子俱死，母女今日回家，前言女死是假的，女兒立志不肯改嫁，懸樑自盡，虧得救轉。今日歸來，仍欲送女兒完姻。」秀英聽了，便對兒子道：「他女若在，正與前夢相合，還當娶他為是。」金哥只是搖頭。素娥道：「官人差了，他為你守節，豈可負他？」

正在談論，只見老家人嘻嘻的笑將進來，報導：「胡奶奶同了小姐來了，兩頂轎子已歇在門首。」金哥走開。秀英雖懷怒意，免不得迎接進來。兩下敘了姊妹之禮。娟娟走上，叫聲「母姨」，滿眼流淚，雙膝跪下。秀英扶住道：「我的有志氣的小姐，前日聞你凶信，害我痛死，原來還得相見。」蘭芬羞慚無地，娟娟只自流淚不止。素娥亦走上拜見，又與娟娟敘過禮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倒覺甚是合意。蘭芬隨將送還金子、送女完姻之意，徐徐說將出來。秀英唯唯。

只見兩隻犬，一白一黑，到他母女跟前，搖頭擺尾，若有眷戀之狀。又到秀英身邊，兩足伏地，以作哀求模樣。一堂聽者，俱各慘然。秀英勸慰道：「姊姊莫哭，待他兩下成婚，前過自然消釋了。」蘭芬已如死人一般，只把頭來亂點。當夜就留他住了，遂叫金哥進來拜見，各不提前事。程翰林及陳老夫婦曉得，亦極力攬掇完此一段公案，遂擇日成親。

話也奇怪，金哥與娟娟成婚那夜，兩犬頓時俱死，一定另去托生了。來年會試，金哥成了進士，點入翰林。素娥、娟娟各生一子。後來金哥官至尚書，秀英坐享榮華，誥封一品太夫人。蘭芬一日長齋，女婿身邊靠老，幸虧醒悟得快，不過做了一夜的狗，免了轉世落劫。果然應了張鐵口的話，一個先凶後吉，一個先好後歉。

然看官也要曉得，命中好歹雖然注定，若狗原可以不變的，只因他夫妻忘恩負義，不免變為異類。即如娟娟不昧良心，立志守節，便不在劫中。可見冥報全視人為，命好者必循天理而行，命歎者尤不可再傷天理也。